

名著插图本

天堂

神曲

〔意大利〕但丁 著

〔法〕古斯塔夫·多雷 插图

王维克 译

Divine Comedy

DANTE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名著插图本

神曲

天堂

〔意大利〕但丁 著

〔法〕古斯塔夫·多雷 插图

王维克 译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曲：名著插图本 / (意) 但丁著；王维克译. -- 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5.4
ISBN 978-7-5699-0202-0

I. ①神… II. ①但… ②王… III. ①诗歌—意大利—中世纪 IV. ①I546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6641 号

名著插图本

神曲

著 者 | [意] 但丁

译 者 | 王维克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| 武 学

责任编辑 | 侯娟雅 杨 洋

责任校对 | 宋 春

装帧设计 | 未 氓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010-6370688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| 40

字 数 | 440 千字

版 次 |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202-0

定 价 | 68.00 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天堂 / 001

第一篇 / 003

第二篇 / 008

第三篇 / 013

第四篇 / 018

第五篇 / 023

第六篇 / 028

第七篇 / 034

第八篇 / 039

第九篇 / 045

第十篇 / 051

第十一篇 / 057

第十二篇 / 062

第十三篇 / 068

第十四篇 / 073

第十五篇 / 079

第十六篇 / 085

第十七篇 / 091

第十八篇 / 096

第十九篇 / 103

第二十篇 / 109

第二十一篇 / 114

第二十二篇 / 120

第二十三篇 / 124

第二十四篇 / 128

第二十五篇 / 132

第二十六篇 / 137

第二十七篇 / 143

第二十八篇 / 149

第二十九篇 / 155

第三十篇 / 160

第三十一篇 / 166

第三十二篇 / 170

第三十三篇 / 176

译后琐记 / 181





第一篇



祈愿。但丁与贝雅特丽齐由山顶向诸天飞扬。

一切之原动者的光荣渗透了全宇宙，于是照耀此处多一些，彼处少一些。^[1]

我曾在那受他的光最多的天上，我曾看见过那些事物，不是从那里降下来的人所能复述的。因为当我们愈接近欲望的目的，我们的智慧愈深沉，远非记忆所能追踪。^[2]但一切神圣国度里的事物，凡我的精神所能储蓄的，现在将为我歌吟的材料。

善良的阿波罗呀！^[3]为这最后一步的工作，请你使我有充分的能力，因此我有资格接受你所疼爱的月桂。^[4]直到此处，帕尔纳斯山的一座山峰对于我是够了。但现在进入这最后的竞技场，我需要两个呢。^[5]请你来到我的胸中，吹起你胜利的歌，像你把玛耳绪阿斯从他的皮囊里抽出来的时候一般。^[6]神力呀！假使你助我一臂，容我把幸福国度里的影子，从我的脑子里再显示出来，那么你将看见我走向你疼爱的树，戴上他的叶子，这是我的材料和你的参加使我获得的。父呀！人间一位皇帝或一位诗人为其胜利而获得他的真少呀（这是人类意志上的错误与耻辱），须知珀纽斯的灌木的叶子，在引起一个人的欲望

把他做冠冕的时候，应当散布喜悦在得尔福神灵的四周呢。^[7]

一粒小小的火星，每每点着一根大火把；因为我的榜样，也许有更优美的祷词，足以获得西拉的酬答呢。

世界的灯，从各地的山隘升起以照耀众生；^[8]但他从那四个圈子相交于三个十字之点升起的时候，他所走的路程是更为祥瑞，他所同着的星是更为和善，因此他更适宜使地蜡软化而印着他的模样。^[9]

在一个山隘，差不多使那边成为早晨，而这边成为黄昏；那半球白昼，而其他地点黑暗。^[10]那时我看见贝雅特丽齐转向左方，注视着太阳，就是老鹰也没有这般定睛在他上面。如同第二光线是从第一光线发出来而反射上去一般；如同旅客的心愿是回归故乡一般；同样，从她的动作，经过眼睛而影响了我的思想，我不觉模仿她而定睛在太阳上面，超越了我们平常的能力。^[11]有许多事情，在那里是可能的，而在这里便不可能了，因为这是地方的关系，那里原是最适宜于人类的住所。^[12]

但是我不能长久地看着他，我看着他像从火炉里抽出来的红铁，火星四射；不久，在我看去，似乎白昼添加了一个新的白昼，好比全能的上帝在天上又增饰了第二个太阳一般。^[13]贝雅特丽齐还是站着，定睛在永久的轮上，^[14]当我把目光离开太阳，便定睛在她身上。在我注视她的时候，我的内心起了变化，好像格劳科斯吃了某种草而变成海中诸神的伴侣一般。^[15]这种人格上的变换，是不能用字句表达出来的，所以蒙神恩有此经验的，也只有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就满足了。当时我在那儿是否是唯一后造的呢？爱之神呀！你掌管诸天，你用你的光把我高举起来，只有你是知道的。^[16]

当那你使他因为欲望的缘故而永久旋转的轮，^[17]由于你所调节的谐音，吸引了我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似乎看见太阳的火广布在太空，其范围之大远非雨水所成的湖面可以比拟。^[18]

那新鲜的音调^[19]和灿烂的光芒，激起我探求他的原因的欲望，以前从未有这样强烈。那时贝雅特丽齐窥见我的内心，如我知道我自己。为镇定我的思潮起见，她在我开口之前启唇了，她开始说：“你自己被错误的想象所遮蔽了；

假使你摆脱了他，你的所见便不同了。现在你已经不在地上，一如你的所信；虽然霹雳从他的老家落下来，也没有你回到他那儿的这般快。”

假使说我因为几句简短的、为微笑所笼罩的谈话解除了迷惑，那么我立即又投入另一新的烦恼。于是我说：“我从惊奇之中已经得着安静，但我所不解的是：为什么我会超升于轻物之上呢？”^[20]

那时她发了一声怜悯的微叹，把她的一双眼珠转向着我，她的神气像慈爱的母亲望着她那不懂人事的孩子一般。她于是说：“一切事物，其间都有一个互相的秩序；这种秩序就是那使宇宙和上帝相象的形式。于此，那些高级造物^[21]追踪着永久的权力，这就是一切规律的终极目标。依照这种秩序，一切事物由各种途径倾心而往，或多些或少些而接近他们的本源，由此他们划过事物的海而到达各种的口岸，依照着他们各个所赋的天性。^[22]有的把火带往月球；有的在那儿推动生物的心；有的使地球凝聚为一团；有的使弓发箭，其所及不仅为无知觉的东西，而且达于有情之辈呢。天帝，他指挥一切，用他的光保持天的永久和平，那里旋转着最快的天；^[23]现在我们就是向着那里航行，像弓弦之力带着离弦的箭到达一个指定的地点一般，他把我们送往欢乐的目标。诚然，一如形式常常不能和艺术的意志相契合，因为物质是不足以应命的；同样，那造物常常有能力离开这个目标，而去追逐着别的方面（例如火可以从云头落下来），假使他最初的突进是向着地上似是而非的欢乐。^[24]那么你的上升，我想，用不着再有怀疑，比山顶的水向山脚流去更不用怀疑。假使一无阻碍，而你仍旧住在下界，好比活泼的火仍旧留在地上，那才是奇事呢。”^[25]

于是贝雅特丽齐把她的眼光转向天上了。

注释

[1] 一切之原动者即上帝。依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观念，上帝是最高的绝对的终因，更无能动之者，故为第一动者，而自身永不动也。

[2] 但丁意谓诸天愈接近上帝者受光愈多，天府（见第三十至三十三篇）为上帝居住之处，受光最多。“欲望的目的”指上帝。“记忆”为人类的且不完全的官能。

[3] 阿波罗为诗神及文艺女神之领导。

[4] 达佛涅（Dafne）为珀纽斯（Peneo）河之女，阿波罗爱之，避其追求，遂变为月桂树。

[5] 但丁在此以前向文艺女神祈愿（如在《地狱》第二篇、《净界》第一篇），但此后更需要阿波罗之相助。但丁意谓帕尔纳斯山之一峰奉诸女神，其他一峰名西拉（Cirra）者，则专奉阿波罗。

[6] 玛耳绪阿斯（Marsia）为半人半羊之神，与阿波罗比赛音乐，败后，阿波罗活剥其皮，以惩其傲慢。

[7] 得尔福（Delfo）为帕尔纳斯山脚之一镇，有阿波罗庙，为有名之神灵答人问话之地，故得尔福神灵即阿波罗。

[8] “世界的灯”指太阳，一年之中在地平圈不同之点升起。

[9] 赤道圈、黄道圈、分线圈各与地平圈相交。日在春分点升起时，诸圈相交于一点。春分时，日在白羊星座，大地春回，气象一新。

[10] 在意大利“这边”的黄昏正是“那边”的早晨；净界的白昼正是耶路撒冷的深夜。言但丁由地上乐园升天，适当午时也。

[11] 第一光线为射入光线，第二光线为反射光线。此喻但丁注视太阳之动作乃由于贝雅特丽齐之感应，如反射光线之来自射入光线也。

[12] “那里”指地上乐园或伊甸园。

[13] 因趋近太阳甚速，故日光突增二倍。

[14] “轮”或“诸轮”，在《天堂》中指旋转的诸天。

[15] 格劳科斯 (Glauco) 原为渔夫，其所捕得之鱼因置于某种草上而复活，格劳科斯尝草味，遂跃入海中，变为海神之一。但丁谓从“人性”到“神性”之经历不能用文字描写，仅用格劳科斯之例以为比喻而已。

[16] 灵魂为肉体完成以后上帝吹入的（参见《净界》第二十五篇），故谓之“新造的”或“后造的”也。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二章第二至第三节：“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；或在身内，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；只有上帝知道。”所谓“在身内”即灵肉相合，“在身外”即灵肉相离。但丁谓其时是否灵肉相合或仅有灵魂，只有上帝知之。

[17] 指“原动天”，为诸天之最高者，其每个分子皆有永久与上帝相接之欲望，故旋转不息，此种运动又牵引了别的天。

[18] 此时但丁经过“气球”，而入于包围其外之“火球”，即“月球天”也。

[19] 七重“行星天”如七弦琴上之七弦，旋转时发出神的谐音。此种意思为亚里士多德所弃，而但丁采用之。

[20] 据亚里士多德之意见，空气为相对的轻，而火为绝对的轻。

[21] “高级造物”指有智慧的造物，即天使与人类。

[22] 上帝为一切之目标与本源。所谓一切倾心以至真境（至善）的秩序，即引向上帝。然一切引向上帝之旨趣与程度则各有不同。

[23] 天府是非物质的，不移动的，所谓保持天的永久和平，以其光与爱包围着“原动天”。原动天乃最高而旋转最快之物质的天。

[24] 艺术家对于其媒介物（所用材料）之工作，每不能从心所欲，一如媒介物具有违抗力然；同样，造物赋有自由意志，若被虚妄之欢乐所诱，则亦能违抗上帝所指示之踪迹而离开正道。

[25] 人类之真境为上帝，上升就彼乃自然的现象，一如水之就下也。重物就下为物质界之现象，人心向上乃精神界之现象。



第二篇



上升至第一重天（月球天）。关于月球的暗斑。

你们呀！坐着一条小划子，跟着我唱着前进的船，一路听到此地，请回到你们自己熟悉的岸上去吧！不要在广阔的海面上冒险！万一脱离了我，也许你们要迷途呢！

我所取的水道是从未有人航行过的：弥涅尔瓦鼓动我，阿波罗引导我，九位女神指示我以大熊星。

至于你们呢，少数的读者，早已抬头望着天使们的面包了，那是地上永无饱足的食品。^[1]你们当然可以推进你们的船在玄深的海上，跟着我那尚未平复的波纹。^[2]

那些经过科尔喀斯的光荣的英雄，在他们看见伊阿宋做了耕夫的时候，他们的惊奇也要次于你们的吧！^[3]

那对于和上帝同型的天国之渴望，自生而永不减退，携带我们上升很快，简直和你们抬头见天一般快。

贝雅特丽齐望着高处，我又望着她。也许不过是置箭在弦，引弦发箭的一

忽儿，我已经到了一处，那里就有一件惊奇的事情使我注目。她，我的思想从未能瞒过她，转向着我，既和悦又美丽，她对我说：“高举你感恩的念头向着上帝！因为他已经使我们进了第一星。”^[4]

我感觉到被密云所包着，那密云是固定而光亮，像太阳光线下的金刚石一般。那永恒的珍珠接受我们进去，像水点容纳光线而不破裂一般。

别人也许要问，那时我是否感觉到一物和他物的相触，一物怎样会容纳他物。但是我们的性质会和上帝相联合，这件事不更引起我们的惊奇么？^[5]那里我们只依赖信仰，没有证明，只依据自明而认识了原始的真理。

我答道：“贵妇人，我是极度地感恩呢，他把我从有死的世界带到这里，我真心感谢他！但是请你告诉我，这物体上的暗斑，在下界的民众曾为他造出该隐的故事，究竟是什么呢？”^[6]

她稍稍微笑一下，于是说：“假使民众的意见是错误的，那么是他们知识的钥匙尚未开启，惊奇的箭不应再射中了你。须知虽然有了知识做引导，理智的翼总还失之太短呢。但是，把你的思想对我说出吧！”

我说：“在这里显示明暗的不同，我想是由于物质的稀薄和稠密吧。”^[7]

于是她说：“不然，假使你听了我的辩论，你就知道你的思想堕入错误的深渊了。那第八重天^[8]显示你许多光，无论在本质上和亮度上都是各不相同的。假使仅是稀薄和稠密这一种原因，那么也应仅显示一种德行，就是或多或少或相等罢了。现在显示的德行既有种种不同，应当是创造的原则非一。但依你所说，原则要归纳到一个呢。

“又，假使稀薄是你所问的暗斑的来源，那么这行星的某部分也许缺乏物质，成了窟窿直穿过去。也许像动物的身体，肥肉后面衬着精肉一般，稀薄和稠密重叠着。假使前一种的设想不错，那么在日食的时候，应当有光从窟窿里透过来，然而这种现象是没有的。后一种的设想呢，我也要说明他的虚妄，庶几叫你的意见不能成立。

“假使光线透入稀薄层以后，并不穿过月球，便遇着稠密层的阻碍，从那里反射出来，如同彩色透过玻璃，遇着他后面镀的锡而反射过来一般。你要是

说从较后部分反射出来的，比从表面反射出来的光线暗淡些，那么有一个试验，可以开导你走出这个疑团，这就是你们艺术的渊源。取三面镜子，两面在你之前为等距离，第三面在其他二面之间，但是离开你远些。你同时望着三面镜子，在你背后点着火，照耀三面镜子，于是他们的反射光都跑进你的眼睛里来。那时你将看见较远镜子里的光面是小些，但他的亮度却和较近两面镜子里的没有强弱之分。^[9]

“现在，如同雪地被热光所打击，因而消灭了他的白色和酷寒一般，你的精神已摆脱了错误的思想，接受灿烂的光吧！”

“在那神的和平的天内，旋转着一个天体，在他的势力以内包含着一切的事物。^[10]在其次的天内，他显示着许多东西，分配这事物在种种和他异体而包含于其内的原质上面。^[11]其他的天体再分配他们特异的德行，像不同的种子各自奔赴他们的目标一般。^[12]

“这些宇宙的器官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，他们步步传递，受之于上，而施之于下。^[13]你要留心，我就从这条路，直往你所盼望的真理，庶几你以后不至于失去你唯一的渡口。一如铁匠主持他的铁锤，同样，诸圣轮的运动和德行必须由于诸幸福的原动者。那放着许多美丽的光的天，他从最高智慧而旋转，而取得印象。^[14]像在你的尘世内，各种肢体发展各种的功用，而你的心灵却是主宰；同样，那最高智慧散布他的善意在群星，而自守于静一。不同的德行联合于个别的精巧的个体，一如生命联合在你的身体上。因为那德行的来源是由于喜悦的造化，他散布光明在各个体，一如喜悦透出活的眼珠。由此德行生出光与光的差异，并非由于稀薄和稠密。依照所散布善意的程度，生出昏暗和明亮，这是形式的原则。”^[15]

注释

[1] “天使们的面包”指神圣的学问或最高的真理。

[2] 但丁在第一段所言之“你们”指没有学力、没有勇气者言，本段之“你们”则指与前相反的少数读者。

[3] 伊阿宋因得美狄亚之助，使铁角铜蹄鼻喷火焰之怪牛就范，耕田以种龙齿，由此产生战士。参见《地狱》第十八篇注[6]。

[4] “第一星”指月球，亦即后文所言之“永恒的珍珠”。

[5] 人性和神性联合在耶稣身上（参见《净界》第三十一篇注[21]），此种天上之神秘，只可依据直觉而信仰其为真理，不可加以说明与证明也。

[6] 俗传月面暗斑为该隐负荆以蔽其杀弟之罪云。参见《地狱》第二十篇注[17]。

[7] 但丁以月球各部之密度不同，认为即球面明暗之原因，此乃根据阿威罗厄斯（见《地狱》第四篇注[21]）之说，已见其《宴会》第二卷第十四节；嗣后又获大阿尔伯特斯（Albert le Grand）之说，但丁认为较优，急著录于此云。

[8] “第八重天”为恒星天，众星不仅明暗不等（亮度，量的方面），且光之颜色亦各有异点（光的本质，质的方面）。

[9] 此处试验以月之表面当较近的镜子，月之内层当较远的镜子，日光当火光。远镜中之火光面积虽较近镜中之火光为小，但并不较暗。因亮度为光量与光面之比，此二量同时比例于距离之平方而减少，故亮度之值不变。

[10] 参见前篇注[23]。一切事物包含在原动天以内。

[11] 原动天之次为恒星天，“许多东西”指众星，“和他异体而包含于其内的原质”指众星及较下诸天与诸行星。

[12] “其他的天体”指土星天、木星天、火星天、太阳天、金星天、水星天、月球天。依亚里士多德说，一切物体有二要素，即材料与形式；材料皆同，而形式各异，因此造成一切物体不同之德行。

[13] 诸天互相的关系与各自的行动，合成宇宙的秩序，一如生物之器官然。

[14] 铁锤依铁匠的心意（或智慧）而铸印象于铁块。诸天（诸圣轮）亦依上帝（最衷心意或最高智慧）或天使之指挥而运动、而放光。

[15] 贝雅特丽齐意谓但丁接受在科学上不充分之解说是错了，因为他不知道一切天象是上帝与天使的创造物。上帝整个权力散布在各种天体，因而发生本质和亮度不同的光（在恒星、行星、月球的各部），像人的活力表现在身体的各部，又像喜悦之情从眼珠里散布出来。亚里士多德将宇宙视做一有机体：在大宇宙中，上帝为世界之概念；在小宇宙中，灵魂为肉体之概念；灵魂与肉体之关系，亦正如上帝与世界之关系。“形式的原则”意即主要的原则。



月球天：灵魂之未能坚守信誓者。毕卡尔达·窦那蒂。皇后康斯坦斯。

那太阳^[1]从前用爱情温暖我的胸怀，现在却用证明和辩驳来显示我以美丽的真理的面目。我那时要抬起头来向她承认我的错误，信服她的解说。但有一种影像出现，使我专心注视他们，因此我忘记了要做的事情。

假使我们看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，或清静而容易见底的水面上，将有我们的影像反射出来，那影像淡得和白额上安放着的珠子一般。^[2]那时我所见的影像也仿佛如此，他们有准备和我说话的模样。因此我所犯的错误，正和那恋着水中影的少年人相反。^[3]

我看见这些影像以后，以为是回光返照，便转过脸来向后面一望，想寻出影像的来源。但一物不见，于是只好再转眼望着我那柔和的引导人的光。在她微笑的时候，她神圣的眼睛里便发光。

她说：“你不要以我对于你幼稚的思想而微笑为怪，因为你的脚还没有踏在真理上面，只是依着你的旧习惯，东张西望扑个空。这些你所见的影像都是真的物体，^[4]他们所以贬谪在此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守他们的信誓。那么你对他们说话，听他们，相信他们，那使他们满意的真光不容许他们的脚离开他。”^[5]